

文艺战士的品格和风骨

——缅怀著名诗人、杂文家毛锜



2013年10月10日,作者与毛锜(右)在西安合影。

惊悉毛锜老兄4月2日17时36分仙逝,十分悲痛。毛锜兄享年88岁,88本是中华传统的吉祥之数啊!却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残酷无情?

我和毛锜兄相识,缘于他的一篇精美祭文。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海内外炎黄子孙,前往位于桥山的黄帝陵寻根问祖。声势浩大的祭奠拜谒活动自然少不了祭文,1989年清明节的祭文大气磅礴,文采华美,音韵铿锵,令人称道。

这篇祭文的作者,就是“一理心内融,万卷胸中饱;信口吐珠玑,词源三峡倒”解人顾广集、读书吟的诗人、杂文家毛锜。

我那时醉心涂鸦,也有一些诗文见诸报端。毛锜兄是诗词大家。在一次创作交流

会上,挨他而坐,约他为我们准备复刊的《三原报》龙桥副刊著文,他欣然应允,不久,就给我寄来一篇精美散文《热土——对三原的忆念》,刊发在第1期《三原报》龙桥副刊头条。此后,他先后寄来几篇美文,支持我们这份地方小报,让我非常感激。日后,我俩有著作面世,即题名互赠,在这单纯而又深切的文学往来中,日益相知相识。

毛锜的诗词成名之路

帝都咸阳北五陵原,也许是块风水宝地,无数帝王将相都将这里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之处。1932年10月1日(农历九月初二),毛锜就出生在这五陵原上北贺村一个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家里。他少不更事,贪玩成性,逃学之后,被老师派了几个五大三粗的学生,将其拖到学校。贫寒的家境,父老的期望,迫使他学习日益用功,他很快从一个顽童转变成为一个学习尖子。9岁那年,他望着村东上张村机场一架冲天的双翼飞机,信口道:“遥望上张机场中,黄土滚滚蔽晴空;忽见平地飞机起,宛若一只大蜻蜓。”这是他从未发表、却是一首自抒童年情怀的天籁之作。

升入周陵中学,他的语文成绩遥遥领先,语文老师曾将他写的骈体文《捉蟋蟀》当范文朗读。他的一篇诗体周记《雪花自述》,老师竟破天荒打了99分。

南下西安,考入省立一中,看同学万春霖给上海《开明少年》《中学生》等杂志投稿,他也以雨天回家取面为素材,写了第一篇散文《取面记》投寄,在上海《中华少年》上发表,署名是他的学名毛金法。16岁的他终于在1948年孕育出了他的第一个文学宁馨儿。他欣喜地用稿费买了一支当时极为珍贵的墨绿色自来水笔。

贫穷,将他由自费的高中撵入刚刚成立,不用自己掏钱的西北团校,成为首期学员。他改名毛锜,当时仅出于对南宋名将刘锜的景仰,后读清人于愿(同响,音chang)的

《香草书》(为《诗经》所作的校注),才明白“江淮之间谓弁曰锜”。他喜爱杂文,杂文也如利斧一般,锜也名副其实。

50年代初,在如火如荼的生活中,他写出了第一首新诗《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在《群众日报》上。毕业后,他和李沙铃、何金铭都进了西北团委的《新青年报》,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新闻记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摧枯拉朽,他连写了几篇有分量的通讯,引起广泛关注,被调入《群众日报》。他志存高远,想进高等学府深造,总编辑丁济沧查看了了他的申请报告后,在报告上批示:按你现在的水平,没必要再上大学。使他从此坚定了走自学成才的道路。

初到《群众日报》,他被分配在农村组,派往关中三个报道点之一——兴平,先后采写了小麦育种专家许敬璋等先进模范的长篇报道。饭后茶余,光风霁月,他则以诗歌为情人,以杂文为挚友。

1956年,他的诗歌《致北京》和《造林英雄之歌》,如并蒂之花,喷香吐艳于三秦大地。在西安青年业余创作评奖中获奖。同年,他的首篇杂文《一字之差》面世,犀利的笔锋,挑开了官僚主义的面纱。

展翅高翔的创作之路

一个人总是见事太明又偏好直言,自然也叫顶头上司恼火。从1957年冬季起,他便成了“下乡专业户”,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他却如虎归山、似龙入海,乐不思蜀。结果歪打正着,使他对中国农村、农民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使他和那些浑身灰蒙蒙尘土的父老乡亲心心相印。他的诗品、文品、人品逐渐被大家所认同。1964年,他在三原县独李公社仁里大队蹲点搞“社教”时,陕西省青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要特邀一名新闻界的委员,那当然非他莫属了。

陕西省举办现代戏汇演,省委宣传部部长吴钢调他到渭南双王深入生活。经过数

十个日日夜夜的鏖战,他创作出大型秦腔剧本《拦洪曲》,得到戏剧界人士好评。正当他和“五一剧团”的导演们着手排练时,“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成了“黑笔杆子”,“广阔天地”又成了他的唯一去处。

1969年,陕西省第一批“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他和报社60个同行一起被发配到永寿店头山区。握笔的手握起了锄把、锨把、镰把。一年后,咸阳地委想从中选调几个笔杆子,他成了首位人选。进地委宣传部,他和郭超人合写了通讯《咸阳防旱抗旱记事》,在《人民日报》刊发半版。他又单独赴户县农村,采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农民女画家》,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满满一版,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也颇引文坛注目。

1977年6月,他顺理成章地调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后改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生涯。

闪烁正义光芒的文坛多面手

毛锜,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杂文《八股文艺外论》,其实,他本人就是个多面手。他写诗词,写评论,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电影、电视剧本。在《中国新文艺大系》丛书,有四个门类的专集都收录了他的作品。在一次接待外地作家活动中,主持人介绍毛锜时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全能冠军’。”毛锜忙引用外国谚语自我解嘲:“全能的杰克,其实是无能的杰克。”

他的诗歌题目宏大,思想邃密,神驰四极,情卷八荒,妙句迭出,脍炙人口。其中,《司马祠漫想》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西北地区入围者仅二人,一是杨牧,一是毛锜,为中国西部文学增添了光彩。

复杂的社会阅历和厚重的时代映像,使毛锜在80年代后,对杂文情有独钟,他的数百篇杂文,无不闪烁着正义的光芒。无论是《争鸣与勇气》《真话、假话和空话》,还是《牛西红柿的幽默与教训》《不使人间造孽

钱》《做官热可虑》,都表达了他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他的杂文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举重若轻,纤徐开阖”,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内容厚重,涉猎广泛,戏谑幽默,娓娓动人,妙语连珠,阅读起来,如同咀嚼压缩饼干一样耐嚼,更似品尝速溶咖啡一样香醇。他的杂文不仅让国人爱不释手,而且引起域外传媒关注。他评点中美女排赛的杂文《英雄失路寻常事》,国内两家报刊发表后,1985年11月24日被美国旧金山的《时代报》特别转载。他的杂文集《北窗散笔》(1989年)出版后,反响强烈。宁夏银川市首席评论家高嵩认为:“既批判了中国式的庸俗,又无狰狞之色,堂堂正正,凛然有不犯之气,以情为文,以理为文,以学问为文,路数宽活,绝无虚华。”

春秋秋收,他先后出版了《云帆集》《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听雪记》《黄河揽胜》《种金坪闲话》《昆虫学家传奇》《南泥湾·红叶·雪》等诗文集,总计达数百万字。不少篇章还被收入上海、天津等地出版的多种文选。

博古通今的文坛杂家毛锜,在步入人生金秋之后,依旧笔耕不辍,正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诗(墨梅)》尽管白发鬓然,他的脉搏却和时代一起跳动。有人攻击鲁迅,他拍案而起,奋力痛斥;有人宣扬邪教,他引经据典,口诛笔伐;面对各种腐败,他揭示危害,剖析根源……始终保持着一个文艺战士的品格和风骨!

走进他的居室,桌边是书,桌底是书,柜中藏书,柜顶摞书,屋角堆书,枕旁置书……仿佛走进了一个书的海洋。

先贤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来,要做一个真正学养有素的作家,非此别无他途。 □吴树民

人物春秋

辜鸿铭说辫子

新文学家沈从文,与给人印象颇为保守的学者辜鸿铭,似乎是难有交集的。可有赖蔡元培先生开明开通的办学理念,辜鸿铭到北京大学当了教授,而“正规”考试不能够格入学的湘西青年沈从文,通过不受限制的旁听方式,得以聆听辜教授有关辫子的高论。

多年后,沈从文还能以文学家的细致观察,描述出上课时辜鸿铭的样子:“辜先生穿了件细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通晓国文字,对西洋文学有深湛研究,担任英语教授的辜鸿铭,却对中国古传统,固执坚守,民国后多数国人渐渐剪去的辫子,他却蓄起留下,作为一种证明。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学生思想之新可想而知。见到这么一副“怪”模样的教授(时人称“怪杰”),“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鸿铭见多识广,知道这帮学生的意思。他从容不迫地对学子们说:

“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此话一出,除去少数自信学生还当作笑话,多数人感受到其中含蕴,沉默下来。

这沉默人中,当然有感觉敏锐的沈从文。在之后数十年的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沈从文总提到这个场景和辜鸿铭的表达:“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观察,使沈从文没有因为辜鸿铭拖着“小辫”,而不去思考这句话后面蕴含深刻之处:“从中国近五十年社会发展来看,使我们明白近年来大家常说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和泛滥’,影响到国家应有的进步,都和那条无形辫子的存在息息相关。”

1980年,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提到了这个故事,并谈到对自己的长久影响:“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杨建民

往事

“高唐不是这高塘”

明人冯梦龙《古今笑》之《高塘》有云: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唐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轶轩来往,莫不吟讽言佳。有李和凤者至,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

高唐的典故,出自宋玉《高唐赋》,赋中记楚襄王游云梦台馆,望高唐宫观,言先王(怀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辞别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称男女幽会为巫山、云雨、高唐、阳台,皆本此。“高唐”与“高塘”,音同而地异,错而致用,遂成笑话,与此相仿的,且举几例。

2016年春节,某电视台播放了某先生讲春联的节目《春节贺岁春联》,其中有云:“毛泽东曾写过一副猴年的春联”,我很纳闷,这可是闻所未闻呀。想当初,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录明代胡居仁的劝学联以自勉,联云:“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有的谈对联的书籍,如北京出版社的《联海拾珍》,即将此误作了毛泽东所撰之联。今日听某先生在电视台讲毛泽东所作的猴年春联,也觉得好奇。正寻思着,那先生讲了,就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这是对联么?不是。此两句出自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0月,郭沫若在京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随之便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其与毛泽东特殊的文字交情,遂将此诗以呈,毛泽东也观看了此剧,见到郭诗后,便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规定,首颌颈尾四联中,颌联(第三四句),颈联(第五六句),要求对仗。该诗中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是对仗句,系流水时。流水对也叫串对。对仗一般是平行的两句话,在形式上是并列结构。但也有一种对仗是一句话分成两句话说,两句话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流水对。其结构上是并列关系,语法上却是承接、转折、因果等关系,或仅是一个单句。这叫流水对。意即上句的意思没有说完,像流水一样,得流下去方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意思。以此联看,这其实是一个单句。所以它是诗句,并非为猴年所作的春联。某先生将此诗联摘出,作猴年春联,显然是错了。与此同时,字幕上打出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又将“和”字错写作“贺”。“和”是和诗,即和郭沫若的诗,“贺”是什么,讲不通了。

诗联并非是对联,李家错戴张家冠。猴年自有春联在,愿君且莫想当然。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说文解字》中,对“程”字作了以下解释:“程【名】。道路;路程。唐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凉州。’”

“凉州”,当为“梁州”。白居易全诗是“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和四年(809)三月七日,元九(即元稹,排行为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从长安启程前往东川(治在今四川省三台县)审案,三月十一日,白居易与其弟白行简、并陇西李杲直(建,排行十一)游曲江,在慈恩寺饮酒时,想念元稹,遂为计算行程,而作了这首诗。梁州,指今陕西汉中市城固以西的汉水流域。也就是说,元稹是由梁州入东川的。而“凉州”,则在今甘肃省西北部。此两州音虽相同,实际上相差千里之遥。

梁州不是此凉州,一“梁”一“凉”各有由。自秦入蜀有捷径,何必绕到海西头? □杨乾坤

语林指瑕

爱国

释义

热爱自己的国家。

知识点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发起的。

例句

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就是爱国的体现。

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第32个
爱国
卫生月

全国爱卫办 | 中央文明办

生态环境部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农业农村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总工会 | 共青团中央 | 全国妇联

陕西省爱卫办 御印